

唐代屏风 绮靡夺目的陈设

● 苏 芸

中国装饰主题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：原始艺术的纹样形象，以几何纹居多；从夏商周到初唐，以兽为主的动物纹样通常是装饰的中心；从盛唐开始，花卉纹样发展迅速，成为装饰的主流。因此，从唐代开始，屏风的装饰多以山水、花草为题材，且手法写实。另还出现了专为题戒、题诗的屏风。

唐代屏风较之前朝更为高大，随工艺水平的发展，屏风的制作更为华贵精美，装饰内容也更为多样，许多上层社会家庭起居必备屏风。

唐代不少屏风画为当时的名家所绘。在唐代诗人杜牧《屏风绝句》中：“屏风周昉画纤腰，岁久丹青色半销。”周昉约早于杜牧一个世纪，活跃在盛唐、中唐之际，善画仕女，杜牧此诗所咏的正是周昉所作仕女图屏风。《历代名画记》载：孙尚子、阎立本、吴道玄屏风一片，直（值）金二万，次者售一万五千。唐代开元年间一品官年俸是三十千，也就是说，当时名家绘制的一片屏风至少需要一个一品官大半年的薪水，足可见名家屏风价值不菲。

唐代屏风传世作品较少，现在考察其貌，只能从古人的画作、出土的墓葬、墓室壁画、先贤和诗词大家的文字中探寻。

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张礼臣（655—702）墓的绢本屏风画《舞乐屏风》，是目前我国最早有确切年代、在绢上描绘妇女生活的作品。该屏共有6扇，每幅长

51.5厘米，宽25厘米，绢画已残，分别绘四乐伎、二舞伎。

这件并不完整的屏风，是初唐时期以人物画为装饰题材的屏风，画面画法写实细腻。舞伎发挽高髻，额描雉形花钿，红裙曳地，足穿重台履，左上上屈轻拈披帛，可看出挥帛而舞的姿态。

中晚唐时期继承了北朝后期墓室壁画好画屏风的传统。梁元翰、杨玄略墓室西壁所绘屏风，以六鹤作装饰，高克从墓室西壁的六扇屏风，每扇用一对鸽子作装饰。可见当时贵族邸宅喜用飞禽装饰屏风。

唐墓壁画中可看出，唐代流行六折屏风，如陕西的中唐墓室壁画《六屏式仕女》和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室壁画《六屏式花鸟》。

一、屏风——唐代诗词中的意象

唐代屏风传世之作甚少，其形象多见于绘画和诗词中。

在高宗、武则天、中宗、玄宗四朝为官的唐代诗人李峤在诗作《屏》中描述：

洞彻琉璃蔽，威纤屈膝回。锦中云母列，霞上织成开。

山水含春动，神仙倒景来。修身兼竭节，谁识作铭才。

这首咏屏诗中描述了唐代的多种屏风。从装饰工艺上可分为：琉璃雕镂屏风、云母屏风、织锦屏风；从装饰主题上可分为：山水屏风、仙人列女屏风；从装饰作用上



图 1-1 唐·胡服美人图屏风画残片



图 1-2 唐·墓室壁画《六屏式花鸟》约高 150 厘米 宽 375 厘米



图 1-3 唐·墓室壁画《六屏式鉴诫画》高 145 厘米 宽 400 厘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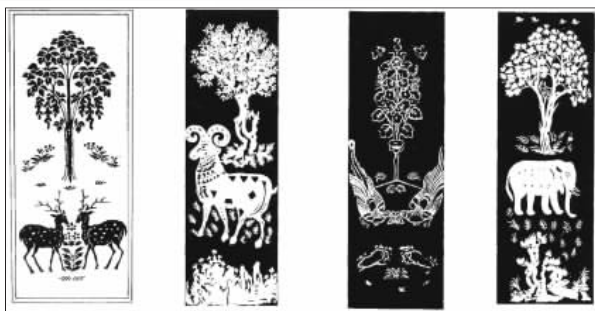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-4 唐·印染屏风 日本正仓院藏

可分为：题铭屏风、鉴诫屏风。由此可见，唐代屏风的种类繁多。

屏风在唐代诗词中的出现，基本上都是作为女子居室环境中的装饰描绘，多以“画屏”、“云屏”、“银屏”来点缀，富有装饰性效果。

温庭筠词《菩萨蛮》：

小山重叠金明灭，鬓云欲度香腮雪。懒起画蛾眉，弄妆梳洗迟。

照花前后镜，花面交相映。新帖绣罗襦，双双金鹧鸪。

词中的“小山”，指的是居室中的屏风，有时作“屏山”。此词中描写的是仕女闺中床前屏风明朗亮丽的样子。

温庭筠另一首词《更漏子》：

柳丝长，春雨细，花外漏声迢递。惊塞雁，起城乌，画屏金鹧鸪。

香雾薄，透帘幕，惆怅谢家池阁。红烛背，绣帘垂，梦长君不知。

“金鹧鸪”是画屏上的装饰主题，温庭筠以画屏掩映，可见词中描绘的环境之富丽。

而韩偓诗《已凉》：“碧阑干外绣帘垂，猩色屏风画折枝。”展现的是一位贵家少妇的金闺绣户。猩红色的屏风，描画着曲折的花枝，斑驳陆离、秾艳夺目的色彩，一派旖旎的气象，不仅增添了卧室的华贵势派，还为主人公的闺情绮思营造了合适的氛围。

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：“揽衣推枕起徘徊，珠箔银屏迤迤开”；杜牧的《七夕》：“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”；李商隐的《为有》：“为有云屏无限娇，凤城寒尽怕春宵”。“银屏”、“画屏”、“云屏”这些在唐诗里频繁出现的意象，是一种模式化的刻画，虽然这些诗词并不表现同一类的情感，但所写的“屏风”都构成了一定的语境，勾画出掩映于屏风内的女子居室环境，并借屏风诉说居住者的心境。

二、书法屏风

书法作为单独题材出现在屏风上，这是唐代以前所没有的，也是别的家具难以企及的。许多名仕大家，如草书名家怀素和张旭就曾把自己的作品留在了屏风之上。相传白居易与元稹有着很深厚的友谊，白居易为了表达对友人的思念之情，将元稹赠给他的百多首诗抄录在屏风之上，有了“我题君句满屏风”的句子。

三、鉴诫屏风

书法屏风其展示于居室之中，可以供人常读，所写文字多有鉴诫之意，称为“鉴诫屏风”。如房玄龄为教育子孙曾搜集古今圣贤家诫，书于屏风后送于子孙。《贞观政要》里记道：唐太宗曾命虞世南将《列女传》书写在屏风上；太宗又把各地刺史、都督的所作所为、姓名等记于屏风上，以便随时了解他们的政绩。

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唐墓室壁画《六屏式鉴诫画》，可作鉴诫屏风的图式证明。左起第一幅绘敬器，寓有中庸守成的哲理。最右一幅绘生刍、素丝和扑满。生刍引申为人需择主而事，不可以待遇厚薄作为去留的标准；素丝寓有人立功行善，要从小处着手，积小成多；扑满寓为官要以扑满为戒，清正廉明，不可聚敛无度。中间四幅所绘人物，前胸或后背分别题有“金人”、“石人”等字样，金人提醒人要谦虚谨慎，石人劝告人要有作为。

四、日本正仓院藏唐代屏风

日本的正仓院藏有我国唐代的捻线绸蜡缬屏风《羊树屏风和象树屏风》，这是一对用模版染制主纹，少量手工补绘纹样的工艺品。

《正仓院御物图录》里描述奈良时期屏风装饰时写道：“矩开屏面，木骨纸面，碧绝背、黑漆钉，排腊缬接扇，揩布袋。”文字屏为“乌毛贴”，每扇直书汉字，内容为中国流行的治国修身格言。

正仓院明治时所编目录中还记录有六扇夹缬屏。此屏风高 141.3 厘米，宽 48.2 厘米，为日本天平胜宝八年（756 年）圣武天皇忌辰，光明皇后施与东大寺的部分宝物。画面背景为高大的花树，一鸟回首站在岩石上，下面又画草花。鸟、树干、枝叶及草花，皆勾勒填色，体现了盛唐花鸟画的形式特点。

结语

“一沙一天国，一花一世界”，从屏风的装饰风格和装饰用途的不断改变，可窥出中国古人的精神生活与现实生活，即想象空间与装饰空间。

建筑的墙壁在遮挡自然环境侵蚀的同时，也遮挡了视线，隔离了自然，从而带来了束缚。因此，居住在四壁围合空间中的人类，需要借助艺术弥补单一沉闷的气氛，拓展视觉与心灵空间，同时也增强文化气息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）

责任编辑：尹雨